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十八回 中和日助款良朋 寒食節憐傷孝女

神可薦兮賓可羞，國香滋味自清幽。桃漿杏酪成奚事，也托仙根擬與儔。

卻說彩雲、香兒十四日醉臥一夜，次日乃元宵佳節，梳妝已畢，都在雲屏房內閒坐。耿朗目視，不住微笑。早飯後各回本室，汀煙便向彩雲道：「昨夜若非二娘教我們扶過來，今日還不知大爺要怎樣耍笑，」彩雲道：「怪得二娘昨夜只勸我早睡。」方說著，香兒走進來道：「今日正節，誰許你早睡？」

彩雲道：「那個要睡？是汀煙說，夜來若不虧二娘，咱兩還不知被他如何戲弄。」香兒道：「好個呆人！昨夜若非二娘勸酒，咱兩必不至醉。醉是他教醉，他人作好人，這到不必。他本來有些好處，只是遇著眼淺的，便作泰山北斗樣看成，連大娘也同他攬掇著。二月內請甚麼公秀才、季秀才，才來幾天，三月間又要拜掃他父親墳墓。他又比不得無勢力窮人家，偏有許多作興。」彩雲聽罷，不往點頭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是日日落後，大門小戶，曲院迴廊，無不懸設花燈。外而僕童打太平鼓，唱踏燈詞，點爆竹，放空鐘。內而侍女彈口琴，抓子兒，猜燈謎，請姑娘，各尋其樂。中堂上肆筵設席，銀燭輝煌。康夫人居中，其餘列座，命金鶯、玉燕、白鹿、青猿四人，吹彈起來。坐了更餘，康夫人回後，耿朗分賜眾僕人湯元酒果。又在東一所九畹軒大張燈火，命彩荃、彩菽、彩葑、紅雨、渚霞五人，淡妝雅服，妙舞清歌。是夜耿朗盡興方止。

席間定請公明達、季狸及拜掃燕玉墳墓日期。因正月內多事，且又有季三思忌日，乃擇於二月初一日請酒，三月初三日拜掃。作過元宵，耿朗便約定公明達、季狸並論知眾允，傳令邱頤、甘臨，用心預備。光陰過客，轉眼又過了填倉、送窮諸日，早是祀、日之辰。

大街小巷，賣太陽糕的聲傳遠近。辰刻公明達、季狸同來，耿朗如獲重寶，極盡款洽，日暮兩人告辭。耿朗道：「今日兄既辱臨小弟，小弟雖不敢自比平原，兄獨不能十日飲乎？且小弟五個人內，俱仰二兄盛德，已定每人各主中饋一日，以成留賓佳話。明日中和節，係第二個人內中饋，二兄如此拘執，豈不令閨闈笑人！」兩人聽是夢卿，便欣然許諾。是夕三人同在鬆蘿齋下榻。次日夢卿命春碗、鼎兒調和三碗九醞醒酒湯，一碟巨勝奴，一碟貴妃紅，一碟兒風消，一碟金乳酥，四色點心，令金鶯送至內書房，三人各用些須。少刻夢卿又命海氏煮了三杯龍團勝雪茶，三人飲畢，在日耕樓看些稀有的書籍。辰刻夢卿命進早餐，羹則有剪雲羹，冷膽羹。飯則有青精飯，月華飯。

肴饌則有鄴中鹿尾，青州蟹黃。他如白龍駒，紅虯脯，鳳凰胎，逡巡醬等物，不一而足。三人飽餐，已刻乃在各處亭台上散步。正午到臥游軒，夢卿又命海氏煮了玉葉長春茶，著青猿送來。玉燕早奉夢卿之命，焚起十里九和五枝百濯香，三人在軒內博觀古畫，如戴嵩牛、韓乾馬、杜荀鶴、章得象，萬歸真虎出林，戚化元龍入海，以及趙昌菡萏圖，曹不興馨烈侯小影，都是古人妙品，最暢心思。午後三人小酌，夢卿命春碗熱了絳雪春、玉露春、竹葉春、梨花春等酒，並真定鳳棲梨，安邑駢白棗，西域玳瑁殼，南省赭蚶珠，宜都柑，華林栗，五斂子，橄欖糖等果，三人漫飲清談，微醺即便撤去。

未刻再步些時，至申刻腹內覺饑，夢卿又命春碗、鼎兒預備晚餐。白鹿轉送了一行飯，有軟熊蹯，炙駝峰，羊頭簽，土步魚，三脆羹，五珍膾，八仙盤，二色繭，諸般異味。」三人用畢，又在如斯亭上散坐。只見池側臘冰初泮，碧水生波。長岸邊宿柳含春，蒼枝透豔。公明達令取琴來，金鶯早捧至一張，端端正正，安放在一個二尺八寸高灰漆棗木案上。公明達見那製作甚古，及至一鼓再彈，其聲清越疏朗，覺得亭上微風灑然，池內游魚止聽。不必問其為何代物，想當在張越雷文之上也。

季狸命取劍來，玉燕即雙手托至一股，其長四尺，以手屈之，柔不可言。以石試之，剛莫可比。季狸徐步下亭，丟個解數，初則霞光細吐，後則寒氣侵人，旁觀者皆不能仰視，真至寶也。當下兩個人撫摩琴劍，愛不釋手。耿朗道：「此琴此劍，乃第二個人內人所蓄也。聞二兄善彈善舞，賞鑒出凡。久欲上獻，又恐冒昧，故特寄放此處，俟二兄興至，便可借以伸其個慊耳。二兄既爾愛惜，何不攜去以成其志！」兩人聽畢，皆欣然作謝。

酉刻三人在蕉鹿庵剪燭夜話，是夕又同榻而睡。次後愛娘、香兒、彩雲各主一日，俱令春碗照看調和。初六日乃耿朗父親忌辰，佳賓既去，閉戶獨齋。夢卿淡妝素服，同愛娘隨雲屏到康夫人臥室。香兒、彩雲，仍是凝妝倩服。私祭事畢，各回本屋，汀煙暗向彩雲道：「今日忌辰，本宜素服。娘與四娘，照常服飾。老夫人雖未道及，看顏色之間，有些不愉。」正說間，香兒走進來道：「人已早死，又未見面，行那虛禮何用？況我們又不是仕宦人家，那有應時應景衣服？難道預先作下寡婦衣裳備用不成？」汀煙聽了，走過一邊。是時愛娘正在夢卿房裡，早有人傳告此語。愛娘笑道：「兒女無知，一至於此。娥娘須體諒年幼，休要與他計較。」夢卿也不覺好笑。晚間汀煙又向彩雲道：「四娘說話甚不中聽，只顧如此。有何好處？」彩雲道：「我們本無素色衣服，二則也未想到必須穿素。老夫人之不言，那就是老夫人體諒。只是大娘若早說一聲，我們也好借換。」

汀煙道：「薑黃蔥綠，娘亦多有，何必去借？聽說三月初三與燕大人上墳，想必都去，切不可聽四娘之言，又要推托。」彩雲點頭應允。誰知到了三月初二日，又信香兒說話，要推事故。

及至午後，聽得康夫人也去，方才聽香兒言語。至次日初三，姑婦六人坐著六乘肩輿，僕婢十二個坐著六輛騾車，朱？騎馬前引，惟清、惟寅等左右圍隨，一直來到墳上。但見牆分八字，門列三楹。一帶土山，千樹長楊方吐秀。兩灣春水，萬條宿藻欲生新。恰好鄭夫人、宣夫人亦皆到來，家人獻上祭物，凡所謂鬣柔毛、翰音舒雁，無一不備，先是康夫人，次是宣夫人，末是鄭夫人，依序拜奠。然後是愛娘、雲屏、香兒、彩雲、夢卿，按年歲拜奠。祭畢，夢卿痛哭，雲屏愛娘再三解勸，家人撤去祭物，焚燒紙錢楮錠。正是黑蝴蝶與烏鳥齊飛，紅杜鵑共桃花一色。夢卿哭畢說道：「在家作女兒時，那一節不隨母親來此拜掃，自結縲以後，不便輕出，似今日此舉，上勞尊長，下煩眾姊，真此生所難再有者也！」雲屏愛娘亦皆垂淚。少時家人在陽宅內安設下酒飯羹湯，三夫人五小姐飯畢，俱在亭院前散步。牆外邊家內小廝將帶來的風箏放起，忽高忽下，忽正忽斜，飄飄搖搖妥妥貼貼，愈顯得景物溫和。香兒同眾侍女折柳簪花，尋青鬥草。騁懷遊目，極快心思。夢卿又領著春碗重到燕祖圭墳上，前後左右，佇立徘徊。看夠多時，方才一同坐轎進城。鄭夫人、宣夫人各自分路回家，姑婦六人亦漫漫歸府。

晚間俱要安寢，跟隨康夫人的尹媽媽因封婆子告病，遂幫索媽媽關鎖門戶。兩個人一邊關門，一邊閒說上墳事體。尹媽媽道：「二娘真象個作女兒的人，哭一大場，就是鐵石人也要落淚。茶飯都未甚吃，臨走還戀戀不捨，連春家姊妹俱哭個不休。」索媽媽道：「正是。二娘房內姊妹無一個不好，又有本事，又大方，又和氣。連彩菽都益發出落了許多。」尹媽媽道：「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鐵打房樑還可作繡針，何況是個人？」索媽媽道：「五個人內，春大姐更好風流典雅，好個標緻人材，一手好針線，又會作人。若不是侍女，甚麼舉人秀才嫁不得，將來若配咱家小廝，豈不是牡丹花插在驢糞上，令人可惜！」尹媽媽道：「寧娶大家奴，不娶小家女。那些窮秀才富鄉老的家小，不濟的要多少。」兩個人一面說，一面關門，俱當作好話，不知早有人記在心裡。正是：為薰為蕕，既以因形而見影。或鬼或蜮，且看借勢以生波。